



微型小说选5



278

微型小说选(5)

凌焕新 朱 持 沈国芳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 字数 160,000

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7,700 册

书号: 10100·794 定价: 1.25 元

责任编辑 沈泰来

微型小说选缘起

从一个螺壳,可以听到海上风浪的呼啸;
从一粒石英,可以看到宇宙之光的折射;
一块化石,告诉了我们地球童年时期的洪荒;
一滴血液,展示了人体奥秘的丰富内涵;
一片毫不引目的硅板,竟是当代物质文明的凝形;

至于时代的飘风,社会的涛澜,国事万机,人生繁琐,莫不可以手抚八絃,目接飞鸿,视千古于一瞬,缩万丈于径寸。这是文艺的功能,小说如此,微型小说更是如此,

时代对文学的要求,社会赋予小说的使命,微型小说同样需要承负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——也可以说:文不在长,有人则名;篇不在巨,有思想则灵。

如果“微”而能尖锐深刻反映社会症结、塑造时代典型,则“微”将是长篇巨制所望尘莫及的艺术特色,相对地说恰恰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准星。

鉴于微型小说的兴盛,反映了突飞猛进的时代风貌,适应了四化建设的需要,我们愿披阅众刊,加以铨选,把我们社会的螺壳、石英、化石、血液、硅板

集中起来,使读者听到声的呼啸,看到光的折射。洞察历史的渊源、社会的底蕴,感应时代激宕的风暴、前景瑰丽的魅力,有所思索,有所奋勉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
文学编辑室

目 录

由此可见·····	孟伟哉(1)
落棋有声·····	张新民(3)
“老虎”能不吃肉? ·····	李富全(5)
厂徽·····	李海正(7)
落果·····	吴金良(9)
小巷协奏曲·····	张宝明(12)
夜晚满天星·····	郑纯方(14)
牛书记·····	谢明洲(18)
电话记录·····	关书敏(21)
怕打引号的老劳模·····	刘兴元(24)
报表·····	胡金生(26)
第一课·····	春 木(29)
心上的天平·····	尹金生(31)
你等了这么多年·····	晓 君 金 友(34)
岗位·····	薛 兵(37)
鞭儿脆脆响·····	陈福仁(40)
搬迁·····	王永海(43)
“嘘, 小声·····”	王 治(45)
笑·····	渠 川(47)
$1 \div 1$ ·····	焦 述(51)
“○”·····	余松岩(54)
电话铃又响了·····	夏俊林(56)
沟堵了·····	张维国(58)

爱才·····	严红缨(61)
“小人物”·····	苏 叶(63)
“现代派”·····	陶泽时(66)
在澡堂里·····	效 耘(68)
接风午宴·····	黄焕新(72)
昙花一现·····	陈际阳(74)
钓鱼·····	房暗星(78)
寻找石花的小女孩·····	李乔亚(81)
“受贿”·····	焦金坤(83)
落实·····	许世杰(86)
她从“雾”中来·····	张光烈(89)
讲师之声·····	张 放(92)
秋雨蒙蒙·····	林 力(97)
在近郊的咖啡馆里·····	郁 越(100)
台步·····	璞 玉(103)
一只桔子·····	阿 木(105)
照片·····	张尔和(107)
钥匙·····	律心民(111)
种子·····	陈 放(113)
桔红色的安慰·····	张 鑫(114)
在公园里·····	童 丛(117)
路标——急转弯·····	初 理(121)
画·····	曹 强(124)
民意测验·····	刘 策(125)
病根·····	刘 策(128)
尼龙滑雪衫·····	沈虹光(130)

新来的小两口	刘 斌(133)
风言风语	吴俊杰(135)
遗憾	周贵祥(137)
不错的短篇小说	晓 剑(140)
获奖之后	徐绍林(142)
大胡子和小毛	陈东明(144)
题签问题	郭志昌(146)
杏嫂卖杏	沈建英(148)
河边一双鞋	刘建华(150)
钮扣	朱士奇(152)
志愿	何鉴泉(154)
爸爸的名字	赵德明(158)
真假交织的故事	贾鸿元(161)
看不见的红线线	徐志茂(163)
复试	许金华(166)
瞬间	晓 敏(168)
甜甜的泥土	黄 飞(172)
一张褪色的照片	邓开衡(175)
失题	苗 青(178)
过户	马长青 吕阜生(180)
推醒他	吴新奇(183)
错中错	王世传(185)
独特构思	韩征天(188)
觅美	赵德明(191)
站	程 枫(194)
发电报	杜卓远(198)

自信	陈鹏举(199)
标志	郝立轩(202)
顶上去的一个班	田渭法(205)
月光皎洁的夜晚	王 浩(207)
项羽、项英及其他	姜云生(210)
因为你不懂	杜卫东(213)
李老么	安文新(215)
鱼	秦 菲(218)
黑发与白发	秦 菲(220)
医大教授和他的母亲	邓开善(222)
吴老三访	王晓玉(224)
良种	尤凤伟(227)
秘书长和他的秘书	徐 慎(229)
微雕	璞 玉(231)
垂钓	邓开衡(233)
师训	周 励(235)
在医院门口	姜树茂(238)
离休之前	陈爱芬(240)
妈妈	周 彬(241)
妻子	丁廷森(243)
难题儿	黄开中(246)
一家人	李可人(250)
内部消息	邓星明(253)
生命	彭 达(256)
虹	赵和平 曹松华(258)
微型小说艺术谈之二	凌焕新(260)

由此可见……

孟 伟 哉

这是中国女子排球队在日本东京夺得世界杯赛冠军之后那一天早晨，一位市委书记的两份电话记录——

与公安局长通话记录：

“请问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，我市治安情况如何？”

“书记同志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，我市治安状况格外良好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案。”

“什么‘几乎’，我要确切的报告。”

“是这样，除了一个派出所报告某公民丢了十块钱以外，再没有别的情况。而且，这位公民的十块钱，究竟是自己不慎遗失，还是被小偷扒窃，尚待调查。”

“为什么这一昼夜状况这样好呢？”

“东京的世界杯女子排球赛打得激烈呀！我国的女排得了冠军呀！”

与卫生局长通话记录：

“请问，这一昼夜间，你们那些医院里有什么事

故没有？”

“没有责任性和技术性医疗事故。但是死了三个人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我是说这三个人死得并不痛苦。他们是在高度兴奋中停止呼吸的，因而也可以说是幸福的死亡。”

“谈问题应该严肃！”

“是的，书记同志！我是很严肃的。这是三个心脏病病人。有关医院的有关人员，要他们好好躺着，可他们不听，非要看东京排球比赛的电视实况，结果，在我队十六比十四拿下最后一局的时候，他们就高兴得跳起来了。这一跳——”

“噢，我懂了。”

两小时以后，市委几名常委开碰头会。第一书记把这两份电话记录交大家传阅。大家阅过，不约而同地发表感想，又异口同声地都用这样一句话开头：

“由此可见——”

由于几个人同时使用了这个词，几个人便都没有说下去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末，他们都想说什么呢？

选自《小说创作》

落棋有声

张新民

铸造车间主任的人选，通过民意测验、调查座谈，集中在大黄和小李两个人名下。要说工作能力、群众关系，两位各有千秋，不分上下。这可把干部科汪科长难住了。几经斟酌，决定不下来，他打算听听新厂长的意见。

厂长略一沉思，出其不意地问道：“还能告诉我一些题外的细节吗？”

“关于他俩？”科长疑惑了。他理了理额前的乱发，突然想了起来：“哦，这两位都是象棋高手。大黄连续三年蝉联全厂冠军；小李呢，虽没有大黄稳定，但去年也得了第三名……”

厂长颇感兴趣地站起身来：“好哇，我找他俩赛几盘！”原来厂长也是个棋迷。

为了知己知彼，厂长亲自找不少工人了解情况，最后正式下了战表。昨晚与大黄下了三局棋。大黄一向出手稳健，素有“以柔克刚，后发制人”的美誉。但昨天他下得不很顺手，接连三局都握手言和。厂长拱拱手，说：“真太过意不去，让你连让三局。”

今天上场的是小李。棋友们给他的外号是“程咬金”。据说他既有开局的“三斧头”，在遇到逆境时，

又常常会象“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”一样，走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妙着，使对手防不胜防。两局下来，厂长就被他凌厉的攻势逼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第三局，下到得意处，小李一扫初进门时的拘谨，竟然拍起厂长的肩膀来：“老兄，十步之内，解决战斗。”

“唔？”厂长不买帐，“要是赢不了呢？”

“这辈子不下棋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厂长毕竟还有两下子，他在太阳穴上抹了点儿清凉油，抖擞精神，沉着应战，几起几落，终于和了这一局。他笑吟吟地开始收摊，小李猛然抓住他的手：“慢，再来一盘。”

“不是说这辈子不下棋了么？”厂长用含笑的眼睛端详着小李，意味深长地问。

小李不服气地说：“不行！刚才漏了一着，不补回来睡不着。”

厂长朗声大笑：“你睡着睡不着我不管，反正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。”

他把小李送出门，径自朝汪科长家走去……

选自《工人日报》

“老虎”不吃肉？

李 富 全

电工修完了线路，骑车而去。水泵又喷出了白花花的水柱。

望着电工远去的背影，董老汉得意地笑了，“怎么样，不给送点瓜菜，他能这么快就来给修线吗？”他摇着半秃顶的脑袋，说话时口喷着唾沫星子：“那点儿菜对咱无所谓，对他们可就有吸引力了，他们到哪儿能买到那样的新鲜菜？！”那秃脑袋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，越发显得他是万事皆懂，老练之极了。

“唉！拿这些‘老虎’真没办法。”另一位老汉拖腔叹气。

“‘老虎’嘛！不喂点肉，还成？不过你细想，喂点‘肉’也不赔。如果他给你晚修几天，菜地浇不上水，一减产损失可就大了。”董老汉的秃脑袋更亮了，说起话来也拿腔作调了。

菜农们点头赞同他的观点，他更来劲了，“现在电工最吃香，所以我才让儿子去电校学习。等他毕业了，咱们就不用喂别人‘肉’了，到时候你们就借我的光吧！”老汉愈加兴奋，以至满脸的皱纹都消失了。大伙儿用敬佩的目光瞅着他，他也越发觉得自

己的远见卓识了。

天太热，他决定戴上草帽再讲。草帽下放着一张十元大票。顿时，董老汉愣住了。大家先愣，继而大笑起来，笑声中，董老汉平生第一次糊涂了，“难道‘老虎’不吃‘肉’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只有水泵喷出的水在“哗哗”地响着。

选自《中国电力报》

厂 徽

李 海 正

“怎么回事？”厂长楚林下了车，向围在厂门口的人问道。有人朝传达室一努嘴：门神又发威了呗。

老楚深知门卫张师傅的倔脾气，可今天为啥不让这十来个人进厂呢？他刚要开口向老张搭话，猛然想起了昨天才向全厂下达的《关于佩带厂徽的通知》，上面明文规定：“凡不戴厂徽者，一律不准进厂。”他捶了捶自己的头，然后向大家严肃地说：“大家按规定办吧，戴了厂徽再进厂！”

老楚见大家走了，他这才向厂里走去。他来到老张跟前，笑呵呵地拍了下他的肩膀说：“老张呀，你可真象一尊门神呀。”

“是吗？厂长同志。”老张呆板着脸，一伸手拦住了他说：“可你的厂徽呢？”

楚林赶忙一摸胸前，糟糕，忘记戴了。他看了下表，用商求的口气对老张说：“瞧我这记性，真该罚我回家去拿，可我上班后还有个会，就这一回吧！”

老张好象没听见似的，一转身，“哐当”一声把大门关上了，接着丢过一句话来：“楚厂长，这会你就少开一次吧，整天开会，开会就订制度，订了又不

执行，我看，还是来点真的吧！”

楚林站在铁门前，脸上一阵火辣辣的。他望着紧闭的厂门，陷入了沉思。

选自《中国电力报》

落 果

吴 金 良

瓜果梨桃，春华秋实，要等到熟透了，一阵轻风就能吹掉的时候再去摘，去收获。老丁山没文化，不会说“收获”这个词。按他家乡的话，叫作“落果”。

厂子小，百十号人。前院是厂房，后院有两棵枣树。还有两间小屋，一间住着老丁山，另一间安着一个茶炉，算是厂里的锅炉房。老丁山烧茶炉，供全厂职工喝水，兼管枣树。两棵枣树，一般大小，挨肩并膀，歪歪扭扭，老态龙钟，很象老丁山。老丁山管枣树，谁规定的？不知道。约定俗成，大家习以为常。

老丁山没文化，却长年戴着一副土黄镜框的眼镜，不知是近视镜还是花镜。夏天，他把水烧开了，就提个马扎，坐在两棵枣树之间看报。看得累了，便低下头，从眼镜的上缘，盯着每一个来打水的人。盯得你心里发毛，巴不得打完水，赶快离开。人们从不主动和他搭话。不是讨厌他，而是怕他。连厂长也怕他几分。

知底的人说，丁山是个老资格了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当过通信员、炊事班长。有一次，部队转移，连人带锅从山梁上摔下来，受了内伤，养了很长时